

中国

第一冤案

■师东兵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国

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被打倒之谜

中

第

冤

案

中国第一冤案

——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被打倒之谜

师东兵 著 责任编辑 蔡瑛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南省开封日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25印张 217千字

1993年11月第1版 1997年2月第4次印刷

印数 13000—23000册

ISBN7-215-02593-4/I·322

定 价 14.00元

身 读

一 P1—P11

刘少奇拍板定案 1966年5月22日,聂元梓等在北京大学贴出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什么?》的大字报,霎时成为风云人物。为控制形势,李雪峰到北大召开全体党员大会,指出:“斗争要有组织,有纪律,不要弄得乌七八糟。”刘少奇对李雪峰的这个讲话高度赞赏:“党有党纪,国有国法。文化革命不能偏离这两个轨道,偏离一点就是错!”

二 P11—P21

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被蒙在鼓里 聂元梓对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说:“陆平,你也有今天!”陆平拨通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的电话,忧郁地问道:“我也成了黑帮了吗?”李雪峰叹了口气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和你一样,同样被打了一闷棍。”

三 P21—P31

刘少奇、邓小平赴杭州请毛泽东回京主持工作 刘少奇、邓小平刚坐定，毛泽东就神采奕奕地出现在他们面前：“北京情况怎么样？我批了一张大字报可能要惹点祸是不是？”刘少奇说：“我们希望主席回京主持工作。”“我看还是由你来相机处理运动中的问题吧！”毛泽东很柔和地说，“我回去也是按老章程办。你们干，我总结理论，这也算分工嘛。”

四 P31—P42

江青风头正健 江青停下来扶正眼镜，骂道：“什么工作组，纯粹是保黑帮分子的别动队！我看工作组干的坏事够多了，中央应该采取措施了。”毛泽东忧郁地说：“我的话能不能扭转局面，我的信心不足哪。”江青“刷”地白了脸：“那怎么办？”

五 P43—P51

张春桥兴奋了 张春桥奔过去抓起话筒，听了一会，并用标准的山东腔作答。“太好了！”他兴奋地放下电话，走过来握住姚文元的手，故作神秘地说：“正想见毛主席呢，谁知毛主席也想找我呢，你看巧不巧？你知道刚才是谁来的电话？”

六——七 P51—P68

康生点将 康生在电话中对王力说：“我可以正式告诉你，你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正式成员了。尽管目前文革小组既无机构，也无制度，但以后是大有希望的。文革小组向中央反映情况，陈伯达靠××，我靠谁呢？我只有靠你了。”

八 P68—P79

毛泽东的韶山之行 “我小的时候常来这个地方耍，打架，放牛，割草，我去湘乡看外婆，走的就是这条山路。早就想重游这个地方，今天总算如愿以偿了。”毛泽东的思绪回到了孩提岁月，感触极深地说：“再过几年我就要求退休，退休后就住在这里，你们说好不好啊？”

九 P79—P88

林彪向吴法宪交底 林彪对吴法宪说：“实话告诉你吧，毛主席对刘少奇有看法。前天，主席和我通了电话，估计主席这几天就要回北京，这下就有好戏看了。”

十 P 89—P 100

陶铸的忧虑 康生把红卫兵和青少年的破坏行为当做榜样来提倡，来支持，这就叫发动群众吗？这就叫搞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方针和措施吗？实在难以恭维！

十一——十二 P 100—P 117

江青、陈伯达在北大煽风点火 人如潮涌，口号声呐喊声交织成一片，江青好像特别喜欢这激动人心的场面，她说：“革命的同学，我和陈伯达同志是来做小学生的，我们是一块的，不会脱离你们。谁不革命，就请谁走开！”

十三——十四 P 117—P 133

康生摊牌 康生对刘少奇说：“你和毛主席走的不是一条路线，对此我只能表示遗憾。我是跟毛主席走的。”

十五 P 133—P 146

蒯大富挺着胸脯走进人民大会堂 7月29日下午，人民大会堂里灯火辉煌，中共北京市委精心安排和组织的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终于召开

了。蒯大富滔滔不绝地谈起他的绝食斗争……

十六 P146—P160

张春桥：对刘少奇必须用重炮猛轰 张春桥凑到江青跟前，小声说：“少奇同志不是检查，而是反扑，是向毛主席辩解他的错误。”“你们布置一下，分组会上见！”江青下达了战斗命令。

十七 P161—P173

林彪要开“枪” 等了大约5分钟的时间，听筒里传出那个熟悉的声音，林彪激动地说：“好，主席，我听你的。我明天准备一下，后天赶回去。我主张索性把问题解决透。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十八 P174—P181

“小小老百姓”陈伯达 没等毛泽东的话说完，陈伯达就连声表态：“主席的大字报写得很及时，也很深刻，我也要写大字报拥护你。我的这点理论基础，完全是在主席思想的启发下发展起来的。我没有什么本事，那就是照主席的指示办。”

十九 P 182—P 193

陶铸造访刘少奇 “刘主席，我来看您来了。别的时间可以不来，但这种时候我应该来看您。”陶铸说，“主席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你还是主动找他谈谈，作个自我批评。”这时，刘少奇问道：“这次你来是自己决定的，还是其他人让你来的？”

二十 P 193—P 203

江青请尊神 当陈伯达、江青陪着林彪进来时，在场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不约而同地全部起立，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林彪笑容满面走到康生跟前，说：“康老，又是几个月不见了。”“可我总觉得你随时都在和我们并肩战斗。”康生诙谐地说。江青笑了：“还是康老说得好，林总和我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我把尊神请来了。”

二十一 P 203—P 219

刘少奇坦诚直言 会后，刘少奇立即去找毛泽东，直接谈自己的看法，诚恳地说：“过去我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导致了今天的错误。我愿意改正。但是，我发现康生批评我，目的不纯，多少包含着报复情绪。他属于那种多年来伸手向党要官，不给官就不干工作的人。再者，林彪同志也太性急

了。”

二十二 P 219—P 230

康生的表演 “我主张把彭真的材料印发下去。”康生说，“每个与会者人手一份，这样明打彭真，暗扫少奇同志，也等于给大家打个招呼。”江青格格地笑了：“康老不愧是智多星，每个主意都出到了点子上，见解就是比别人高一筹。”

二十三 P 231—P 240

江青：继续解决刘少奇的问题 江青想了想，眼睛忽然亮了起来：“前两天，毛主席刚刚批准、转发了公安部的报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报告反映可大呢，这对批判刘少奇的错误主张会起很大的作用。”

二十四 P 241—P 252

陶铸怒斥江青 江青气得脸色刷白，指着陶铸说：“你必须支持左派！”“你算了吧！”陶铸把手一挥，指着江青的鼻子吼道：“你也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

二十五 P 252—P 268

林彪的表演 9月15日,天安门城楼上歌声嘹亮……林彪以不容置疑的语言宣布:“红卫兵战士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二十六 P 268—P 277

毛泽东:请陈伯达讲一讲两条路线斗争问题 林彪说:“现在有的人连什么是革命路线,什么是反对革命的路线还分不清。”毛泽东很有信心地说:“让陈伯达同志专门讲一讲路线斗争问题……”

二十七——二十八 P 277—P 293

周恩来:此事需要调查,要用事实说话 江青从康生手里的材料中取出一份,甩到桌子上,气愤地说:“薄一波的话是标准的叛徒语言!”周恩来不以为然地说:“此事中央审查过。”

二十九 P 294—P 304

董必武:对刘邓的批判要适可而止 董必武走到毛泽东的卧室,毛泽东微笑着站在门口,好像在迎接他,关切地问:

“感觉如何？”董必武说：“很好，我认为少奇和小平同志还是能够顾全大局的，对他们的批判要适可而止，否则他们就很难继续工作了。”

三十 P 304—P 317

“审干专家”康生 康生对这份材料很满意，说：“情况都已明白了，我们要扩大战果，将以刘少奇、彭真、薄一波为首的叛徒网彻底剥开，把他们的问题彻底查清。”

三十一 P 317—P 325

神秘的谢富治 接完电话后，谢富治叫秘书通知两个人来见他。之后，他按照预约来到钓鱼台16号楼的小会议室……

三十二——三十四 P 325—P 347

陶铸的抗争 陶铸的愤怒再一次爆发了：“有人说我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代表，我不承认，我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人物。”人们哄乱起来，有人抽走了陶铸屁股底下的椅子，把他从主席台前推下来，开始了推搡和辱骂式的围攻。

如果不是康生目光敏锐，立刻掂出这张大字报的真正分量的话，也可能它的作者在三五天之内将销声匿迹，根本不会被历史提起。大字报被北京大学的师生发现的时候，作者们已经处于围攻状态了。聂元梓舌战群雄，由于天热干渴，身上的衬衣全被汗水浸湿，嘴角和嘴唇起了一层厚厚的白沫，就像腐烂的鹅肉一般。

康生已经掌握了毛泽东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真正意图。彭真被整垮后，紧接着要摧垮的就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几座被江青称之为“反动堡垒”的高等学府。他一直寻找着机会和突破口，没料到《中共中央通知》发出不到十天，响应的大字报就贴出来了！

1966年5月25日下午2时许，北京大学大饭厅的东墙上出现了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劈头就说：

“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

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请看最近的事实吧！

“事情发生在五月八日发表了高炬的文章，全国掀起了声讨‘三家村’的斗争高潮之后，五月十四日陆平（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急急忙忙的传达了宋硕（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在市委大学部紧急会议上的‘指示’，宋硕说：现在运动‘急切需要加强领导，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这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方法上怎样便于驳倒就怎样作，要领导好学习文件，开小组讨论会，写小字报，写批判文章，总之，这场严肃的斗争，要做的很细致，很深入，彻底打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所能解决的。’‘如果群众激愤要求开大会，不要压制，要引导开小组会，学习文件，写小字报。’……”

看大字报的人如潮似海，走了一拨马上又拥上一拨，有的抄写，有的大声朗诵，但大多数学生都在默默地思考，静静地等待什么。

陆平看到这张大字报的抄件后，花白的头发几乎要直立了，心里像擂起鼓，又觉得喉头冒上了一团又酸又苦的东西，他没有马上作答，只是通过正常的渠道向中央文革小组和北京市委作了汇报。

在5月中旬的政治局会议上，被任命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记的李雪峰看到刚抄回的大字报时，心里猛地一颤，几乎念出了声：

“陆平和彭珮云（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完全用同一腔调布置北大的运动，他们说：‘我校文化革命形势很好’，‘五月八日以前写了一百多篇文章，运动是健康的……运动深入了要积极引导。’‘现在急切需要领导，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积极加强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北大不宜贴大字报’，‘大字报不去引导，群众要贴，要积极引导’等等。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线吗？不是，绝对不是！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

李雪峰的脸感到火辣辣的，大字报中的许多要批判的观点，也是他的看法，这岂不是说他也成了陆平等人的后台呢？他已内定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正式接管了彭真遗留下来的一摊工作。现在他亟需尽快熟悉北京市的情况，特别是文化革命的形势。虽然他在未上任之前便是中共中央华北局的第一书记，但北京市的工作是中央直接过问的，他根本插不上手。这点他在向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汇报时讲得清清楚楚。刘少奇听了微微一笑：“怪不得毛主席说北京是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呢，原来如此！”

短短的几天，北京市的秩序完全被打乱了，市委、市政府机关的干部们人心慌慌，李雪峰带来的几个干部成了“大拇哥”，他也取代彭真，成了北京市的风云人物。

“你是雪峰同志吗？我是陈伯达呀。”从电话里传来很少

有人能听懂福建话，但李雪峰便是很少的人中的一个。“我刚刚接到报告，说北大出现了一张大字报，师生们反响很强烈，不同意见很多，有人要找那几个人算帐。看来形势是紧张的，你是不是去一趟北大，控制控制形势呢？”

“伯达同志，我不好去。因为我的职务还没有公开见报，以什么样的名义去讲话呢？”

“你的职务很快见报，我马上就请示主席，希望你很快去一下。”

李雪峰还想拖，甚至在电话中就想请假，可是，接到的回话却是“非去不可”！陈伯达甚至硬声硬气地说：你若不来，我就直接派车去接你！

有什么办法！

在来北京前，有人就对他说现在全国已经成了漩涡，而北京则是漩涡的中心。尽管北京大学路途不远，他去去就回也不过几小时，但市委明天还要召开常委会，他是不能推辞的；他这个一把手必须得担负起重担来，因为人们都在看着他，他不能流露出任何怯火迹象。

谁不知道他从来说一不二，是个办事雷厉风行的人！

在秘书要按惯例去约请第二书记吴德一道和他去时，他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定让高教部长蒋南翔和他去，凭经验，北大属于高教部管，让他陪同当然是天经地义的喽。

到了北大，他们当然是先接触陆平、彭珮云、宋硕这些校党委的领导，听取他们的汇报。大家经过一阵欲言又止的犹豫后，很快摊开了心里话。他们早已习惯于在党的领导面

前畅所欲言，绝对不会不把心里的事流露到脸上，因此，李雪峰向他们回报着一个镇定自若的微笑。他主持校党委会议后已经晚上10点多钟了，于是他决定连夜继续召开北大党员全体大会，他要作一个稳定局势的报告。

他和蒋南翔刚走向大操场旁边的礼堂，整个会场便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李雪峰素以讲话精练、不拿讲稿而著称。到了讲台上，他几乎不假思索，摆正话筒就发火：

“听说北大出现了几张故意泄密的大字报，我很不满意。文化大革命不是你想怎么胡来就怎么胡来，而要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有步骤地进行。贴大字报也要经过批准才行，不要把内部和外部问题的大字报都贴在一起，党内问题贴大字报，涉及到党和国家机密的，不要在外面张贴，要内外有别嘛。”李雪峰身材虽然不高，但身板却很硬朗，他站在讲台上，打了个十分潇洒的手势，声音像口洪钟：“这场文化大革命涉及面很广，所以要一步步来，要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地打。现在只是第一个战役，刚刚发动，目标就是‘三家村’黑店，别的还没有准备好。机关、工厂、学校都要有计划地进行，北大这样一个文化重地，要做得好些……”

李雪峰没有注意到，就在他郑重其事地作报告时，离他不远的讲台下，坐着一位45岁左右的中年教师，飞快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他的每一句话。她，戴一副深度近视镜，长长的脸盘，剪发头，穿着一件短袖白衬衣，看上去朴素而庄严，蜡黄的面孔带着微笑。她不是别人，正是那张大字报的牵头